音乐人文笔录

关注中国，呼唤经典

——有感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认知与推广

杨燕迪

日前，我应邀参加“北京·2019国民音乐教育大会”，在开幕论坛上做题为《关注中国，关注当下》的大会发言，呼吁在我国音乐教育和广义上的音乐生活中，纳入更多中国现当代音乐的内容。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，而刚刚过去的2018年又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纪念，我们有理由、有必要对自己的音乐成就（尤其是音乐创作的业绩）进行回顾、梳理与展望—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一百年来，中国音乐发展速度最快、取得业绩最佳的时段正是最近四十年，无论创作、表演、理论研究、音乐教育乃至音乐生活和音乐市场的诸多方面均是如此。这个判断应是无需特别论证的一般常识，也是有目共睹的确凿事实：举凡中国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就举世公认——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当然也不例外。

然而，在广大听众、一般乐迷的心目中，甚至包括专业音乐界，谈及近来和当下的中国音乐，尤其是代表“艺术音乐”典型样式的歌剧、交响曲、协奏曲、管弦乐、交响合唱、室内乐、民族器乐、钢琴音乐、艺术歌曲等，很多人仍会显得茫然——中国作曲家在上述领域中近四十年来的业绩，一定成就斐然，但具体提及究竟有哪些代表性作品，有哪些杰出的作曲家，这些优秀创作中又体现出怎样的艺术追求，触及到何种音乐和文化命题——不要说普通爱好者，即便是音乐院校和系科中的专业师生，常常也难以道清一二……

说起来，这应是很奇怪的状况——很难想象，中国高校中文系的师生对陈忠实、史铁生、王安忆、莫言、张炜、毕飞宇等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景观的作家不甚了了；同样也很难设想，就读电影专业的学子如果不了解谢晋、吴天明、吴贻弓、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冯小刚、贾樟柯等导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业绩，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艺术发展定位……

但是，在我们的音乐界和演出市场中，中国当代优秀音乐创作的“曝光率”和认知度并不高，这却是难以否认的事实。或许，当提及朱践耳、王西麟、鲍元恺、叶小纲等当代的中国交响曲代表，人们会知晓他们的大名，但听赏和了解他们的代表性交响曲作品（如朱践耳的《第十交响曲“江雪”》、王西麟的《第三交响曲》、鲍元恺的《第三交响曲“京剧”》、叶小纲的《第二交响曲“地平线”》等）机会并不太多；也许，《伤逝》《原野》《雷雨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骆驼祥子》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几近家喻户晓，但基于上述名著所创作的优秀中国当代“文学歌剧”却不太为人所知，更没有进入各大歌剧院团的演出季“保留剧目”系统；诸如陆在易的交响合唱《中国，我可爱的母亲》、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《山林》、杨立青的中胡与交响乐队《荒漠暮色》、陈其钢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悲喜同源》、王建民的二胡“狂想曲”系列等均可算是各自音乐体裁类型中的佼佼者代表，但在我们的学院教育、日常演出和媒体宣传中是否得到广泛确认，恐怕仍然存疑；另如汪立三、王建中这样的中国钢琴音乐作曲名家，人们知道更多的是他们的前期作品，而对他们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后期创作却知之甚少——而正是在“思想解放”的大背景中，这两位作曲家才在后期作品中得以自如呼吸，并终于创造出了足以和西方音乐经典比肩、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钢琴曲杰作——比如汪立三的《东山魁夷画意》和《他山集——五首前奏曲与赋格》，比如王建中的《情景》和《随想曲》。

然而，上述这些优秀音乐作品的社会知晓度还远远不够。毋庸讳言，在所有的音乐品种中，似乎只有“歌曲”（尤其是偏于通俗性的“流行歌曲”）这个类别的认知度和推广面相对较佳：毕竟，歌曲短小精悍，贴近生活，曲调须优美动听，歌词应朗朗上口，其成功与否主要看广大群众是否“喜闻乐见”而易于传唱——对一般歌曲的质量评判不仅较为方便，也更适合“民主性”和“产业化”的运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针对近几十年来“歌曲”这一品种在中国的发展线路，以及其中所涌现的优秀作品和代表人物，业界和社会所形成的共识度比较高：诸如改革开放初期施光南、王酩、王立平、谷建芬等著名作曲家的贡献，港台风的影响，“西北风”的风行，以及“城市民谣”的兴起，各类民间组合的兴旺，尤其通过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络和各类媒体的推波助澜，“歌曲”作为一种特别的音乐种类，在中国获得了相对较强的社会影响力。与之相比，其他品种的中国“艺术音乐”体裁（也即所谓的“严肃音乐”创作），就社会影响和公众认可而论，不免显得落寞，甚至有些“边缘”。

让人高兴的是，最近以来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并有明显好转。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推动，随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，中国歌剧、交响乐等“严肃音乐”创作得到大力扶持，对中国现当代音乐的重视也得到普遍认同。例如，继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大型乐谱出版系列《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》并举行相关专题音乐会之后，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与上海音乐学院的专家、教授通力合作，于近年陆续推出《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》《中国小提琴作品百年经典》等重要乐谱、唱片系列，旨在从学术高度系统整理和呈现中国音乐创作的沿革轨迹，彰显中国自己的优秀经典，弘扬中国自身的音乐品格。据悉，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在着力打造《中国交响70年》的专题唱片集，以“交响”的姿态向新中国七十周年生日献礼。而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央音乐学院和人民音乐出版社也准备联手推出“新时代中国交响作品原创精粹”项目，集中展现新中国以来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）中国交响乐的优秀成果……

也正是有感于当前的这种情势，我近来一直在呼吁和倡导“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”——这一看似具有学术内涵和学理意味的命题，其实与所有人的日常音乐生活息息相关。对于音乐经典，我们对“古典音乐”中那些频频在世界各大歌剧院和音乐厅中上演的“经典曲（剧）目”似已非常熟悉，于是很自然会反躬自问：我们中国的音乐经典有哪些？它们是否得到广泛认可与传播？我们是否应该在《春节序曲》《小提琴协奏曲“梁祝”》《红旗颂》《钢琴协奏曲“黄河”》等已经得到公认的中国交响乐的经典系列之中，再不断加入新的经典成员？

相信答案是肯定的。但具体如何构建我们自己的、当下的乃至未来的音乐经典，这确是复杂、多维而富有挑战的行动。而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，如要建构中国自己的音乐经典，很可能还无法脱离世界音乐发展的整体背景——很多已经融入世界大潮的乐坛人物，诸如陈其钢、谭盾、陈怡、盛宗亮等“旅欧”“旅美”华人作曲家，他们的创作往往植根于中华文化，携带着不会被错认的中国印迹，其中的杰作理应被纳入中国的音乐经典行列。或许可以认为，经典和杰作的涌现，这是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艺术门类追求的终极目标。而社会公众也正是通过艺术中的公认杰作和经典积淀来认识艺术，进而理解人性、社会和世界。中国呼唤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经典——进一步，真正的艺术经典一旦出现，它便不仅属于原产国度和原生文化，而将走向世界，走向全人类。

2019年6月1日改定于广西南宁“第八届中国–东盟音乐周”

笔会

马可·波罗纪游（油画）张红年

校园里的阿美

杨扬

阿美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只猫，确切地说，是只流浪的波斯猫。两只眼睛蓝色和茶色，浑身上下通体雪白，固定活动区域是办公楼东面的草地。因为是流浪猫，白色已经谈不上了，但它似乎还干净，在办公楼出出进进、上上下下，毫无顾忌，上戏的老师、学生也没人觉得它不干净,走过它边上，会逗逗它，或喂它食物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阿美走进了我的办公室，它若无其事地在办公室东看看、西瞧瞧，不时用鼻子闻闻这、闻闻那，后来开始转到书橱的后面，因为身体庞大，夹在书橱与墙之间进退不得。我在办公之时，经常听到墙与书橱之间发出很大的动静，知道阿美被卡住了。想想觉得好笑，这愚蠢的猫啊！果不其然，它头顶一撮灰土，从书橱边退出来。但这家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，故作镇静地在办公室走一圈，舒展一下身体，抖一下头上的灰土，然后扬长而去。看到猫的狼狈相，犹如看到了一幕人间喜剧，我忍不住想笑，这是我繁忙工作中，收获的一点喜悦。当然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

阿美好像恋上了我的办公室，每天来，照例是走一圈，闻闻看看，然后一屁股坐在办公室中间，看看我，看看周围。我在电脑前处理文件，对它毫无兴趣，它开始跳到沙发上，用前爪用力抓沙发。可怜的皮沙发马上留下一条条抓痕，我急忙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大声呵斥这畜生，猫，你想干什么？阿美受到了惊吓，落荒而逃，顺着楼梯，连滚带爬，滚下楼去。这时，办公室仿佛显得特别安静，我享受这安静的片刻。以后屡屡有这种抓沙发和被我呵斥的事情发生，但阿美不再逃离，而是眼巴巴地望着我，然后十分安静地蜷缩在沙发上，埋头休息。有同事进办公室，一看见阿美，善意地提醒我，当心流浪猫身上有虫啊！一听这话，我感到浑身不自在，好像有无数的小虫子在周围跳跃、爬行，似乎有星星点点的小红块出现在自己手上、腿上。我实在是有点嫌弃阿美，但又不好意思将它驱赶出去。起初的那点喜剧性的快乐，不知不觉烟消云散。再加上阿美的确有城市流浪猫的怪癖。每天在校园里遇见，无论我怎么猫咪猫咪喊它，它都不为所动，似乎根本就不认识我。这让我想到有人说的，养猫不如养狗。我十分认同朋友说的，城里的猫与城里的人习性有几份相似。慢慢地，我对这猫也没了兴趣。

但阿美还是坚持来办公室，每天都来，只要我一上班，开了办公室的门，它就一头冲进来。进来就进来吧。阿美开始在办公室安然入睡，甚至大睡特睡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呼噜声。畜生的呼噜声，我真还是第一次听到，跟人一样。我忍不住笑了，这一次似乎不像是喜剧性的笑，而是快乐的笑。

春暖花开，猫咪活动频繁起来。楼下经常有一只黑色的大公猫在大呼小叫、长叹短嘘。阿美时而竖起耳朵倾听，时而埋头大睡，有时忍不住跑出办公室，匆匆下楼。有几天，阿美不来办公室。我想春天到了，人都想外出旅游，更何况是猫咪呢。同事来办公室，见不到阿美，会问：阿美呢？我慢慢知道，阿美是母猫。怪不得黑猫那么执着地在楼下哼叫，不过这叫声也太大了，划破静逸的校园，显得深沉、悲凉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

其实，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黑猫喜欢造势罢了。等樱花谢了，校园绿意渐浓之后，黑猫就走了，杳无声息。一切回归常态。阿美也照例每天来办公室，直到我傍晚下班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清明长假之后，上班的早晨，阿美竟然没有出现在办公室门口。这有点反常，但我想，或许是与阿毛阿狗之类厮混去了呗。到了中午，阿美耷拉着脑袋，一瘸一拐进了办公室，一进来就直接躺进了自己的那个窝，一声不吭。我想大概清明节猫们打架了吧。后来的几天，猫咪似乎更反常了，几乎一整天不愿离开办公室。下班我让它走时，喉咙会发出愤怒的吼声。我想大概是猫的身体不舒服了吧。看它走路也不稳。我忍不住问阿美：猫咪，你哪里不舒服？真正是奇迹发生。阿美躺下身体，抬起后腿，给我看它身上的伤，腹部上有一块乒乓球大小的肿块，高高凸起，还渗着血。我喊来学校的爱猫人士吴老师，她一看说要送医院。傍晚时分，猫就被爱猫人士带走了。晚上收到短信：阿美动了手术，腹腔内很大的一个脓包。

此后，每天上班，办公室安安静静，猫窝还在，但没有猫的一点生息，而我倒是觉得有什么牵挂似的，希望有猫在办公室走动的声音。同事来，常常问，阿美跑哪儿去了？十多天过去了，阿美初愈，回到校园。初见阿美，洗得雪白，身体肥胖，但神情紧张，有点沮丧。从校园一路走来，它又回到了我的办公室。走进办公室，它像初来时那样，闻闻看看，看看闻闻，好像要证实，这就是曾经的乐园？爱猫人士告诉我，阿美摘除了子宫，受感染的乳房切掉了一部分，但性命得以保全。阿美很有意思，到办公楼的差不多所有办公室都去走了一遍。见到它，差不多所有老师都会说，阿美回来啦。阿美一声不响，跑一圈又到隔壁办公室，最后它回到我的办公室。兴许是累了，它躺下休息，喊都喊不醒。

写于2019年5月仲彝楼

尼克先生

刘群

尼克先生的全名是Nicholas Chrimes，《剑桥：大学与小镇800年》（*Cambridge: Treasure Island in the Fens, The 800-year story of the university and town of Cambridge, 1209–2009*；中译本2013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，以下简称《大学与小镇》）的著者。柯瑞思是他的中文名字，日常倒不见用，他乐于朋友们称他尼克（Nick），电邮落款也是Nick，但通常不是孤零零，而是Nick with best wishes、with affection，有时with the leader（此处leader指代他的太太）等等。这么说的意思是，他的邮件，包括但不限于仅只就事论事，他有各种方式让你感受到他的礼貌、真诚与爱心，更时不时让你莞尔，甚至捧腹。

与尼克的结识，很有戏剧性。四年前甫至剑桥不久，叶落枝疏，已然初冬。外面寒意凛凛，心却是热的——初来乍到，什么都新鲜，而好奇心是会产生热量的。那天早上，NVS（Newcomers and Visiting Scholars，剑大专为来访“新客”们设立的公益组织）安排参访耶稣学院对面的诸圣教堂（All Saints Church），毫不犹豫，我从剑桥南的住处，踏着刚购入的二手单车，奋力爬坡，一路向北，近半个小时赶到教堂。还是晚了。大约二十余人，正随一位手持文件夹的本地银发男士参观。半道儿加入，不知所以，心思不免有些散漫。

忽然，不知哪位同行者提起，说导游的书里也有介绍这座教堂，就是《大学与小镇》那本书。什么?！我一下跳起来，他，就是写那书的那个人？为今早参观，昨晚睡前还临时抱佛脚，半夜捧读呢！不由想起多年前《围城》风靡之时，钱锺书先生关于蛋与鸡的名言——不恰当的比方，这下是见到那只下蛋的“母鸡”了吗？真不敢相信！那是一本怎样的书呀！行前匆忙至极，对剑桥，除却其盛名所知无几，赶巧友人推荐，拿到手未及打开就带上飞机。但这些日子的不时翻看，已意识到：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指南宝典攻略小红书，而是一部具有这些功能又超越其上，从文化历史到宗教女性，到园艺、运动，以至学生的调皮捣蛋，史料丰赡笔调风趣，一部有料的书。兴奋激动地请求合影，尼克慨然接受。日后相熟，不免为当时情形难为情——这对惯于保持距离感的英国人来说，实在唐突。尼克自是理解，也不忘补一句，你们中国人，初次见面好像也不大会拥抱吧！

作为导游者的尼克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——他是蓝牌导游（Blue Badge Guide，英国国家级导游，通过语言、文化、历史等科目严格考试方可获得资格，通常按小时收费，价昂），更是蓝牌中的蓝牌。比如国王学院礼拜堂华丽的彩绘玻璃，初见只觉目眩神迷，尼克则一边遥指一边配以局部放大图片娓娓道来，其上《圣经》故事居多，但仔细看，动物植物的题材也出现了，惟妙惟肖；而教堂门厅里精雕细刻的石灰石来自诺曼底卡昂市，教堂建造者则来自德意等欧陆诸国。如是种种表明，这座剑桥地标建筑并非纯英式，而是具有欧式风情，欧洲改革与人文主义思潮印迹历历可见。由是他说，剑桥大学今天的面貌形成，除了本国文化传统，其实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也同样深远，抱持某种狭隘的优越感已经不合时宜。这样的态度，事实上贯穿于《大学与小镇》一书。

来到有小卢浮宫之称的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（Fitzwilliam Museum），那好比到了尼克家：注意脚下，这地毯布陈，像家里的客厅吧？看这幅哈代画像，绘于作家去世五年前（1923年），他是有名的作家，人却很矮小，画家特意仅画头像，衣饰夸大，以凸显其伟大的思想者形象；再看凡代克（Anthony van Dyck, 1599–1641）的人像画，半身，手呢？那是因为，当时颜料很贵，如果还画上腿部，就要费更多颜料了！馆里早期的珍本书籍，大多只有每页开头用红色？蓝色也很少见？同理，说明当时的红、蓝颜料稀缺，物以稀为贵呀！来，这边有德加的画，画洗衣女，妓女，她们的交流方式？——倾听。旁边这幅，一位男士，在给他的一位盲人朋友读报，这是男人之间的方式——倾诉！有细节，也有思考。尼克强调，回看艺术史，有一条颠扑不破，那就是艺术总跟金钱走（Art follows the money），英国不出产优秀画家是有利益作祟，作为先富起来的国家，英国人有了钱，不怎么资助本土艺术家，宁愿雇用欧陆如法国、意大利优秀画家来英伦，凡代克就是一例。其后美国亦如是，到今天，艺术收藏热转到中国了。边看边讲，不时馆内人士经过，尼克点头微笑，作为听讲者，实实在在的VIP待遇！

读书写作导游，是尼克；网球场上奔跑挥拍，也是尼克。尼克打的网球，不是草地网球（lawn tennis），而是真实网球（real tennis）。夏日的一天，尼克约我与友人（他邮件友情提示，最好有人与你同行，不然你一人在场外太孤独！）去观赏，球场就在大学图书馆后一座建筑内，读书累了正好去换换脑子。空间高大的室内，水泥硬化地面，尼克介绍，这类网球运动当今只在英法美澳有，他先带我们到二楼，高处俯瞰球场全貌：看吧，法国大革命，就是在这样的网球场启幕！雅克·路易·大卫，拿破仑御用画师，有幅名作《网球厅宣誓》（Tennis Court Oath），生动描绘了这一历史时刻。1789年6月20日，被法王路易十六赶出的577名法国第三等级国民会议代表，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，临时决定在凡尔赛宫附近的室内王家网球馆开会（因为当时已经下雨），宣誓不制定宪法决不解散。法国大革命序曲由此奏响。尼克补充说，这种网球当时已是王权的象征物之一，属贵族运动。一场球下来，虽说外行看热闹，尼克的球技显非一日练就。

事实上，不止我一人，尼克的中国朋友圈可不算小，他对中国、中国文化有感情，多次提起并发表文章，申明凡尔赛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，将青岛从德国转入日人之手引致“五四运动”的爆发。这些年，每逢金秋时节，他都会来访，北至哈尔滨长春，中经青岛郑州，南至广州成都，京沪一头一尾，各地大学、书店演讲，带来有关剑桥、英国乃至欧洲的文化飨宴，亦深度体验华夏风土人情。每每离家月余，城市乡间，风尘仆仆，却乐此不疲，应约撰写关于乌镇的英文新著跑来跑去中亦已出版。

《大学与小镇》的扉页，尼克写道，此书“献给我挚爱的妻子纳琳和孩子们”。他们夫妇育有四子，两男两女，去年夏天大女儿成婚，尼克发来现场录影和照片若干。一场典型的英式乡村教堂婚礼，但见其着西装打领结，风度翩翩，牵着爱女的手步入教堂，笑容满面，他却称自己，像个精疲力尽的泰迪熊，并配毛绒泰迪小照一张。而面对两百多名宾客，尼克婚礼致辞说了什么？当众朗诵了一位14世纪中国女诗人的诗！随后，他发来诗的中英版本：瞧，讲中国故事推广中国文化，我有多尽力！诗是管道升写的，为断其夫书法家赵孟頫纳妾之念而作。如此诗意的方式传情达意，多么聪慧的女性，搁到今天，当事人大概就会直接给律师打电话吧。不过，婚礼上我可没讲这诗的背景，不能给女儿造成困扰呀，尼克不忘说。

上月，有位画家朋友到剑桥办展并讲学，告曰尼克，请他届时到场相见。尼克立时回复已标记日历表，并要送书给友人，征询送中文还是英文版。不意友人发回照片，《大学与小镇》已在案头枕旁。未见其人，已见其书！以书为媒，书缘天成，怎能不由衷赞美一下写书的人？我据实相言，尼克却不吝溢美，回报夸奖我的英文，且为不懂中文而自愧。接着说，你知道一则古老的笑话吗？是说年轻小伙儿学外语的最佳途径。笑话出自意大利人（他们自称最佳情人，我们英国人可不以为真），他们建议“找一个长发飘飘的词典”（to find a dictionary with long hair）。可是，你瞧，我上了年纪，又是幸福的已婚人士，可还有什么机会呐？落款“来自一位也曾年轻的朋友”，噢，括号里还叮嘱一句：看吧，再有两周我就68岁，你们可以开始琢磨琢磨，未来人生会走向何处啦！

真是该考虑了！那时，能活成尼克的样子吗？著书查资料，一整天泡在图书馆，每日写作字数限定；蓝牌导游志愿者，让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大有来头；还养猪，坦言送养了一年的猪仔去屠场路上会短暂歉疚，又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女儿拒绝共享表示无奈；也养鸡，自产鸡蛋制作蛋饼是拿手早餐。学人与农人，静与动，在他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，没什么违和感。

或许，正像去岁回英前，尼克机场作别所言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漫游者（peripatetic），一位漫游于大地与历史，漫游于中英文化之间的摆渡人吧。

2019年4月8日改定于青岛

“文汇笔会”微信二维码